



热线 86901890



# 丰盈的诗意图进时间的盛宴

## 读《乘慢船 去哪里》

朱华丽/文

乘慢船，去哪里？马叙从一开始便向自己或读者提出了船该驶向何处的问题。或许，抵达哪个目的地并不重要，关键是带着何种心情去感受。这部充满诗意的旅行散记，行墨游走于现实和虚幻之间，在一次次南北异域的行旅途中，诠释着现代和传统的各种抵牾，让作者不断抵达内心的真实。

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是一次次近似虚构却更贴近心灵需要的旅行，内蒙古、青海、江西等横跨南北各地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二辑，想象乘着慢船，在江浙地区行旅的见闻偶得；第三辑，以河、山、海为主要叙述对象，讲述与河、山、海相关的早年生活故事。借景生情、寓情于景、以物言志，散淡的笔触描述了心中对过去的怀缅，对逝者如斯夫的喟叹，对人生际遇的感悟，以及对现代文明强烈冲击下远去的精神家园的孜孜寻觅。

河流是时间的隐喻、象征，更是浩茫无边的时空里个人精神的寄托。它时而湍急、低回，也时常激越、奔竞，马叙的文字一直漫润往返在一条条经久不息的河流中，它已不再是一条具象的河，是楠溪江、塘河、钱塘江、富春江等的综合。河水沿着曲折漫长的河床向前奔腾，伴随着船上的同行者，沿岸村庄的古老记忆、民间故事、乡约俗规，不断融合、汇聚。

诗意的时间里寄寓了深刻的哲学意味，体现了时间流逝的永恒和命运的无常。通过飞渡的乱云、黛青色的山脊、远方的村庄，熟悉的方言等一系列事物营造出独特的审美意境，引导读者思考人生和命运的哲学。动的绝对性和静



的相对性，照见历史和个体之间的依存关系，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生命短暂、转瞬即逝，一种人生况味跃然纸上，一丝淡淡的忧伤从时空的深处不断袭来。

所谓的“新”与“旧”总是在不断互换。作者在这个探求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着因为有永恒的“旧”，才会有历久弥新，这也是他对高速、嘈杂的现代文明的厌烦，对看似松散的、缓慢的、旧的生活的向往追求。久居而不厌，久思而有所得，诗意盎然且心生欢喜，才能一直感觉如此之新。

宇宙的苍茫意识和个体的孤独感。闲梦半生，穹庐浩茫，无数个体在悠悠长河中顺流而下又溯游而上，我们何其渺小、何其无助，终不过是落叶辞柯，人生几何。可是，即便人生如水中静止的一株芦苇，一株布莱兹·帕斯卡尔口中

的芦苇——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仍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茫茫宇宙中、偶然场景下，有思想反而愈显孤寂，此时，马叙从对个人孤独感的探索，跳跃到了集体在现代文明裹挟下的深度迷茫。

流逝的乡愁是作者心中永恒的诗情。

城镇化中不断消失的农村以及其背后承载的乡愁，它对作者充满了无限的吸引力，更像他心中一个神秘的梦。江南往事如水乡纵横的河汊，不仅倒映着江南逝去的旧镇、旧屋、旧屋的人与事，也倒映着对那些历久弥新的旧的痴迷。另外，这些乡愁的诗意还来自于它们自成的品格，比如《松阳：黑色屋顶浮在上方，如此安宁》中，松阴溪的流水是有品格的，延庆寺塔是有品格的。又或者是这些品格托起了作者心中乡愁直立的风骨吧。

丰富的地方文化、人文风貌等，构筑了每一处别样的风景。松阴溪畔张玉娘的《蓝雪集》让古处州弥漫着浓郁的诗情和爱情温度；施家岙村庄的夜晚，越剧的唱腔、台词瓦解着人心，也还原着人心，让这个村庄的记忆停留在最朴实无华的那一刻；鄞江之水东流入海，伴随晏殊、王安石、欧阳修的诗作，永久地印证了人与大地、明月、流水的关系。

除了内容、思想、意境、情感盛满诗意，表述语境也是诗化的。诗化语境被安置在开往井冈山的K271次列车上，闽东、柘荣的山坳里，牧歌随风而动的大草原上。作者向时间分配着河流、榕树、拱桥等，同时也向河流分配时间、语言、诗意图，使其成为每一段的旅行中独特的审美意向，既心生向往，又是对现代化语境的反驳。它们，事物，就那样在那里，就这样的状态，如此静默。

摇橹慢桨下的风景——走进眼睛、走进心里，让人短暂忘记俗世的无奈和自身的渺小，泛舟湖上，与海通波，任满腹诗情随心逐浪，流逝的时间具有了永恒的诗意。

在这喧嚣的世界，《乘慢船去哪里》或许能给我们心灵以短暂的慰藉，对于普通人而言，作者说，诗意图需要丰富的感知，它包含着善，且更具宽广的内心，更是内心世界的深度对话语言说。对于文化人来说，如果内心不回归诗意图就太可怕了。每一个章节、每一次饱蘸诗情的背后，是让人停下快速的脚步，去注视被忽略的风景。少一点功利、多一份安宁，才能真正感受生活的闲情逸致和诗意图美好。

想必这种生活离俗世很近，却又在世俗之外。

# 探寻中国 现代化的早春

## 读《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徐舒薇/文

自2015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出版以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吴钩说宋系列广受读者好评。近日，该系列第五册《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出版。《宋潮》延续《宋》所展现出来的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宋朝社会景象，勾勒出一千年以前的社会文明图景，重现两宋多元开放、重商务实的社会风貌，一改人们对历史教科书中所描写的宋代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的固有印象。

在导言《宋：世界近代化的序幕》中，作者将宋代近世说、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晚清近代化三种观点统合起来，为中国近代化有三个时间开端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并以此建立起本书的论述框架，以这种阐述模式来表达宋代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意义，重新发现大宋文明中的传统

与现代、断裂与赓续。

《宋潮》共25篇文章，每篇文章围绕一个话题展开叙述，分别从市政、人文、经济、政治和司法五个专题来探讨宋朝文明现代性的若干表现，是鸟瞰宋史的集大成之作。宋代上承唐代，下启元、明、清三朝，因而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不囿于对宋代的单一书写，有意将宋代与唐代作比较，以此凸显宋代所独有的社会风貌，并提供翔实的元、明、清史料来佐证宋代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作者还选取宋代独有的制度或是宋代最具活力、最具代表性的制度进行阐释，读者不仅能体会到宋代独特的精神风貌，还能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巨变。

《宋潮》将看似抽象、严肃的学术话题进行拆分，用生动形象的案例深入浅出地介绍宋代文明的推进、更迭，用诸多历史细节丰满论述内容，让沉寂在历史洪流中的宋

代近代化浪潮再次奔涌，为读者送上文化的饕餮盛宴。例如，在讨论宋代的市政情况时，作者选取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公共租赁房这个话题展开讨论，介绍了宋代的城市规模、房屋购买力情况、公租房来源、宅务公租租金的价格、政府为租户颁布的优恤政策以及积极发展城市公共租赁房制度的原因等相关方面，并用现代的经济学公式来推算宋代的城市人口密度，得出宋代特大城市人口密度超过了不少当代国际大都市的结论。作者还介绍了唐文宗年间、明朝初年和乾隆年间的房屋租赁政策，读者在对比四朝的租房法令规章后，不难看出只有在宋朝才具备周密的公共租赁房政策，从而体会宋朝迥异于其他朝代的繁盛。又如，在讨论奴婢贱口制度的消亡时，作者先将读者从“大唐盛世”的浪漫想象中转向对“律比畜生”的贱户之家的同情。唐代的贱民人如

草芥，毫无人身自由可言，必须依附于主家生活，一旦犯错，主家可用家法处置，无需向官府报备。而到了宋代，奴婢不再是主家的财产，人身权受到法律的保护，甚至还出现过“主告奴”的案件。作者还介绍了唐代的贱口奴婢被宋代雇佣奴婢所取代的原因、良贱制度的瓦解、其他朝代主奴关系的特点等，使读者对宋代贱口制度的认识更加清晰而立体。这种散点透视的叙述方式在述及政治、经济等略显枯燥的话题时，融入更多的分析维度，让乏味的研究对象在分条缕析中鲜活起来。

钱穆先生曾说：所谓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在者，尤必附随便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这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时时刻刻流露在《宋潮》的字里行间。作者对宋代文明的崇敬之情既是他研究宋史的信念所在，也是他撰写本书的动力之源。

# 虚实交织下的温柔底色

## 读《衣柜》

李倩倩/文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被称为“世界片隅中的冥想者、观察家、造物主”，作为历史上第15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她以“温柔的讲述者”的口吻，使“世界片隅”中的一切个性化，沉入万物的内心，让万物发声，从而在日常的现实空间之外建构起一个诗意图的虚构空间。现实空间与虚构空间相融、交织，形成亦真亦幻的审美效果。

《衣柜》一书正是托卡尔丘克以温柔之心，观照万物、构建诗意图空间的创作。这部小说集共收录了三部作品。其中，《衣柜》一文，讲述一对夫妇在一只旧衣柜中感受到安适，最终住进里面不愿出来。《房号》一文以客房服务员的视角捕捉客房中痕迹勾画的秘密，塑造不在场的人；《神降》则是有关一位编程天才，如同造物主一般用程序构筑新世界，伴随着世界的不断毁灭，一次次陷于失望。

托卡尔丘克认为，现如今人们碎片化地看待世界，在日常的现实空间里，人与外物之间的联系被割裂，失去了感知外物的灵性，只能孤独地、迷茫地在这个空间里行走。现实空间充满着喧哗与骚动，托卡尔丘克试图在这诸多刺耳之声中寻找柔和的旋律。

于是，她在小说中注入超现实色彩，进入事物的内心，替万物发出最真实的声音，书中的所有物体经由她内心的观照，实现了个性化与人格化。她始终相信万物都有生命，能够勾勒出我们生活空间的地图，为我们构建起一种归属感，一个神秘空间，这便是她构建诗意图的虚构空间的基础。根植于自然，凭着好奇心与想象力，构建了与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从而编织起现实空间外的神秘的虚构空间。

在《衣柜》一文中，托卡尔丘克凭借对“物”的感知，借“衣柜”在现实空间中构建起一个虚构的空间。在现实空间中，这对夫妇感到自己是脆弱的、忙碌的、日常的琐事让他们非常痛苦。但是，当这对夫妇进入衣柜这个虚构的空间，他们在寂静中得到快乐，在黑暗中忘却了时间，光阴的流转变得无所谓，人与人之间没有区别，人与物之间也没有差异，万物建立起联系，几乎融为一体，在衣柜这个虚构的空间里，这对夫妇感受到了安适与柔和。脱离日常的现实空间的痛苦与琐碎，在与“物”的对话中，沉浸于虚构空间的舒适。

在《房号》一文中，客房服务员通过客人留下的痕迹，猜想这些“物”背后的故事，作者借“物”塑造不在场的人，构建起一个个虚构空间，主人公在这些虚构空间里穿梭，感知在虚无中建立起来的微妙的情谊。主人公在脚印里认识了一对日本夫妇，震惊于他们的存在方式，生发出对他们的尊敬；凌乱的200号房间，是一个人匆匆离去的象征。在主人公看来，人仅仅是这所有的物品出现在这里的理由，由一个个封闭空间以及房中物品构建起来的虚构空间，才能给予她温柔与爱抚，使她能够感知到身体的存在以及生命的气息。但是，一旦他人在场，现实空间出现，她便会感到不适，就像她在住着人的229号房间打扫时显示出的不安与慌乱。只有在人缺席的虚构空间，通过与“物”的对话，才能与人建立起共鸣，才会得到安适。

在《神降》一文中，D用电脑程序不断构建起新世界，但美好的虚构空间却总是向现实空间滑落，在D的失望与疲惫中不断毁灭。在新世界建立之初，D妥善地安置好一切，从建小城开始，逐渐建设起现代化大都市，考虑到每一处细节，这个虚构空间显示出的是一片有序与和谐。但是，这个空间最终会走向崩溃、步入毁灭，他创造的人类，没有毁于自然灾害，却毁灭在了因财富、理念等幻想而促发的自相残杀中。美好的虚构空间不断向充满欲念的现实空间滑落，创世者D徒留失望。

缘何托卡尔丘克能够在日常的现实空间中构建起诗意图的虚构空间，与“物”对话？或许正是因为她的温柔吧。她以一种来自女性的、天然的细腻与温柔，同时以敏锐的目光，努力沉入万物内心，融入世界的一部，然后替万物发声，替世界讲述。温柔是一种与他者的共情，是对另一个存在的深切关注，是捕捉人与万物之间相似性和同一性的纽带，它使一切个性化、人格化。于是，在这样的温柔底色之上，托卡尔丘克用瑰奇想象为日常生活增添诡秘色彩，糅合精深的写实与瞬间的虚幻。

# 消防安全人人谨记

温岭市融媒体中心宣  
温岭市消防救援大队宣

